



序

今天下古今之大而舉其星野山川封域建置沿革
人官物產外薄四裔圖之說之綱之目之以立萬世
之監戒資上下之稽者曰一統志由一統志析而各
直省曰通志由通志析而為郡州之由郡州析而縣
志小矣其由郡州縣析之志一山志一水抑又小矣
然而有大焉或亘數千百里界數十郡數郡最小數
十里為之志者因而極其綿歷之長邑絡之廣以著
其大而矜吾才雖其小亦崇侈言之至於就一縣之
中析之為一鄉一鎮其小尚不足當縣一隅則真不
足以較小大也雖極崇侈言之猶無害也且夫省志
郡州縣志上而統志皆責之在官開館局集經費合
數十人之多數十年數年之久而始一成成既歷年
或旋即于廢闕而有待惟其大是以難也而於區區
一鄉鎮何有則又為其不足較小大也易而置之也
大而難既莫適舉小而易又以為不足舉將孰是舉
者乎吾以為識大由小始識大難識小尤難尤小則
尤難何也大可以亭羅象有而極其崇侈之量小則
局促易盡也然而大必待諸官小則人皆可勉要各
視其才之才才大者搆無小譬若一儿孺之供而可



以備山林之曠與潑墨尺幅間而百十里吐納具焉
則吾於桐鄉胡孝廉琢之為濮鎮紀間得之桐於吾
浙縣之一也濮又其鎮之一也無高山廣澤險塞奇
時之觀其地介三邑裁十里其人利織作競錐刀往
往詩書之彥而虞見聞之固去而游於都會以求進
誠自量其不足較小大也則習而安之胡君獨有所
不安焉者以為地無小吾非敢大吾小將進吾濮之
人游於大焉則無或置其小於是採菟故實即童時
之釣遊質父老之談助斷自宋南渡濮氏東遷稱濮
院為立鎮始稍推及宋以上備紀元明建今分建置
人物記傳風詩為四門先之總叙殿以雜識合六卷
以追前人濮溪志抄樵李稗編諸作而加決擇焉其
尤致意于水利倉賑義學諸大姓之盛衰風俗之淳
澆至於一善不遺訛傳必正期以備監戒稽者不言
志聚然古作志才也使徒以較諸省志郡州縣志猶
是一勺之分江而片壤之移岱也奚論尤大者然而
小之不得矣非必崇侈以為言也未嘗局促而易盡
也於乎斯吾之所以為難也尤難者乎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季春鹿泉趙佑序

附書題札

例言

漢鎮舊志無存所聞別駕周冲字漢溪志草亦不得見惟郡城有漢川誌略七卷其纂輯在有明之季所載漢氏建置人物為詳然祇一家之言與家乘同不可言誌鎮係嘉秀桐三縣錯壤凡郡志及三邑誌及崇德舊誌皆載漢院一境而其中人物羅列不盡明指為鎮人且其他失傳者正多搜輯補遺頗費決擇遺漏在所不免至於傳聞影響無籍可徵一槩不敢濫及

志體門類甚繁風土人文其大較也書分建置人物記傳風詩先以總叙綴以雜識為此鄉紀聞至于星土灾祥農桑戶口之類則有郡邑誌在與他凡處不甚異同者不復多贅

鎮無疆域遠及鄉村勢及大於縣境故四到不出十里之外如本覺之屬秀水爰山之屬相鄉雖甚密邇不敢闌入拘墟之見所不敢辭而荒墟下聚自宋迄今駸駸日盛不嫌見聞之隘也

鎮自南宋以來確鑿可據獨古蹟自春秋始事甚荒遠杳無遺踪蓋以鎮近樵李故墟相沿有自姑述舊聞以傳所疑

大題當云濮鎮不當云濮川此蓋似前人之誤而
偶不察也案鎮之立名以宋濮氏居此故為濮院
院猶家也濮院鎮猶以之某家村某家涇諸類耳則
是以以人姓名地初非以水名地若濮州濮陽之實
以濮水也吾浙初無濮水安得題為濮州而其云
篇中實受其別有三大川謂之濮川者也南北中而
濮受之並非別有三大川謂之濮川者也南北中而
鎮受之並非別有三大川謂之濮川者也南北中而
川濮竟是何等之川其源出何山何郡邑其歸何所
乎何以不明著之且既為鎮而作即使確有濮川
亦第為鎮一事不當竟以作大題而作大題則是尚
為川志如某山志某水志之例矣而前人謬稱濮川
誌略又稱濮溪志草此何異作蘇州府志而題為
姑蘇之取譏大雅乎竊謂名當從實無取沿訛未
審何如鹿泉白

人物為志之最要自宋以前不可得而知矣即漢氏間創而著作侍郎諸公始以鄉達為首功業可紀者詳之其餘既登仕版在所必錄蓋志體另立選舉一門凡明經上舍之類亦所不遺茲既不能備載故惟通籍者列之而自宋以來登甲乙榜者依科次附後以備考稽云耳

篤行壺範在人物中尤關風教郡邑志所載固已搜羅固失其餘窮簷寒族或已經前輩表章或未蒙當代旌賞謹為闡幽以示激勸

記傳為文獻實據自宜詳錄間有謬誤略為考正若賦序之類無關係要者例從刪汰

風詩自宋以前無攷近代漸多然亦不敢濫收擇其尤雅者錄之凡非鎮人標其出處至於吾鎮代有作者集多不傳濮川詩鈔一刻猶有未盡茲登其為鎮咏者

事有不容者記傳而裨官小說有資談助者未始非文獻之助故列雜識一門必標所自示非無稽至於故老傳聞雖未見刻本苟無異詞附錄一二註舊聞二字於下不敢誣後人也

詩文雜識固有成書餘亦即舊聞稍加刪潤故不明

註出處偶有管蠹之見細書附後加按字以別之
是集自乙未以後有事纂述固見間隘陋置之敝簾
十來以來毫無補益所惜此稿不定後更難於參攷
稍為排輯俟博雅者廣而續焉若以為志則吾豈敢

濮鎮紀間目錄

卷首

總叙

開創

沿革

形勝

興廢

水道

里至

風俗

卷一

建置

公占

第宅

寺院

津梁

坊巷

園圃

祠墓

古蹟

卷二

人物

鄉達

隱居

篤行

壺範

儒林

藝事

流寓

方外

卷三

記傳

卷四

風詩

卷末

雜識

濮鎮紀聞卷首

里人胡 琢其章述

總叙

開創

濮院鎮古橋李地也東三十六里至嘉興郡城西十八里至桐鄉縣城南通海昌北入吳淞前北汪然悉為巨浸其地西自石門堰以出陡門堰懸流層級而下故水則設開啓閉陸則置棧通行非有近日之環渚曲流阡陌交錯也自隋大業開經河八里里而支流悉疏橋李一境始獲安瀾鎮自宋建炎以前特禦免一草市耳逼鎮為吳越戰場平行千頃至今稱南北草蕩云宋高宗南渡曲阜濮鳳扈從至浙卜居茲土至少宰斗南顯於理宗朝遂稱其第曰濮院而鎮之名由是而昉焉

沿革

春秋時為吳越邊境今鎮東有橋猶稱國界焉秦始皇二十六年屬會稽郡二十七年屬由拳縣漢武帝時屬樂兗後隸揚州三國時屬朐興縣梁太清間屬吳州隋開皇間屬杭州大業間屬錢唐郡唐時屬嘉興州後梁隸吳越王後晉始為秀州宋至道三年隸

浙西路宣和二年割嘉興之西鄙五都並崇德縣而
梧桐鄉與焉因而濮院地西南屬崇德東北屬嘉興
元時統屬嘉興路總管明復宋制宣德五年又分嘉
興之西鄙八鄉為秀水縣崇德之東鄙五鄉為桐鄉
縣是以濮院鎮西南為梧桐鄉正古語兗地東南為
長水鄉屬嘉興東北為靈宿鄉屬秀水正古攜李地
也

形勝

環鎮皆平田沃壤圍以支港無山林川澤之險而登
高遠望郡城真如寺塔及硤山塔影可見水自天目
南來西連語溪東接鴛湖由陡門以溯石門北塘帆
影往來其間一由迎春橋而南為鎮之東七里而近
一由濮家堰而入向有長生橋一線直達僅四里許
平林茂竹掩映縈旋自宋以來有八景之名鮑西溪
所謂市橋曉色林豎書聲翔雲仙觀落日招提南涇
漁艇西村樵唱幽湖秋月梅溪雪霽宋景濂所題翔
雲高眺福善翠冷粧樓旭照梅涇花午荷塘晚風化
壇楓冷幽湖月滿西院纏霞皆非虛語云

興廢

濮氏為鎮巨族累世膺仕淳景以後宋室漸衰于是

經營家業減獲千丁督課農桑機杼之利實由此始
其餘著姓數家力能招致名士遂有占籍為家者長
子孫繁族姓焉元世祖大德丁未濮鑑出粟賑飢辟
為淮安路打捕同提舉遂於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積
機產遠商大賈旋至旋行無罣泊之苦因有永樂市
之名嗣後市業日盛從黃慶延祐以及天歷至順間
寺觀崇隆園莊環遠其盛可知至元丁酉苗帥楊完
者統洞搖峇刺罕等屯駐院境據福善寺為衙舍抄
括院境民房受燔毀者什之六七福善僅存一殿元
明僅留一閣闌闌機杼杳然散去庚子秋平江兵至
始得剪除離窳之民招使復還組織遺風稍復舊觀
丙午張士誠壻潘紹元駐兵烏鎮稱欲保安西浙明
兵營於東阡以絕其援紹元糧盡馳騎叩濮氏貸糧
十萬而還戒諭游卒毋得侵掠院地故自鎮以北由
阜林烏戍直抵平望屯營百里標掠四出市鎮鄉村
多被殘毀獨濮院終獲寧宇及明太祖平偽周勅令
分遷又以草朝株遣遠窳旋還蓋自建炎已酉至是
濮氏之盛二百六十餘年其他大姓前有雷石燕朱
後有馮楊施岳節義人文毓靈濟美機杼之利日生
萬金四方商賈負貲雲集至嘉靖丁未海倭大訃桐

邑被圍河朔名將宗禮戰沒阜林而濮院又為馳驟之場土寇復乘虛起據萬歷中改土機為紗綢製造尤工擅絕海內拓街衢廣廬舍五十年來綿亘踰倍傍鎮磨田畝值二三金者爭取為房基加值過百金至萬歷末年連遭水旱流亡不少崇禎之季荒災屢告繼以盜賊焚掠井里蕭條

國朝定鼎以後培養生息戶口日增科名不絕四民各安其業百廢具舉更非前之所可比矣

水道

濮鎮水道有三曰北條曰中條曰南條北條者新城

塘也自苔溪流經石臼漾合於漕渠漕渠者中條也自餘杭至玉灣析而流於東紛入永新諸涇從西南環抱濮鎮東南匯於長水妙智以東數涇則分流而趨於鎮者亦分三派南派從十字港雙賢港匯為梅涇中派從鎮中流過新橋漾渡船漾匯為幽湖北派從窰港紆流至昇平港合陡門涇入匯龍漾陡門涇者秀水界涇也永新諸涇屬桐治而陡門涇從東北穿漕渠南入逶迤數里匯為吳涇遂入昇平漾合流於幽湖幽湖通於長水長水濮鎮之南條也從海寧而來經硤石入嘉興縣界過爻山下北流與濮鎮之

水合入練浦而會於流湖要之濮鎮之水以漕渠為本長水為歸苕溪則益漕渠而資乎鎮水者也

里至

鎮自漕渠穿數涇而入民居夾水繡錯環周不過十里許而形勢所聯鄉都所達蓋有可紀者焉嘉邑所屬為長水鄉秀邑所屬為靈宿鄉桐邑所屬為梧桐鄉桐邑之名由此鄉也長水鄉自圩漚而東包太和堽園南北二蕩越桃花里逼禾城二里許廣二十五里袤過之延入海鹽界靈宿鄉自陡門而北越靈宿廟包萬壽山左右東接學繡西鄰永新南界梧桐袤二十餘里廣如之梧桐鄉地聯炙史相對橫山接於硤石西南過桐治越蕩廣二十餘里袤如之而吾鎮適為三鄉之會集中所紀縱橫不踰十里東北至嘉興府城三十六里達蘇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石門六十里達杭州百九十里進京水程四千百三十里陸程三千七百十二里

風俗

吳越春秋云人性脆而愚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問嘗論本鎮人以機為田以梭為耒而祖穀所入能週歲給者輒謂之富於田即有積穀多糴外貨云

史記漢武帝云古人有言大江以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今濮鎮人無特操一倡百和雖曰輕心端由渾龐所致

宋志云吳有秦伯辭讓之遺風越有夏禹勤儉之餘習鎮介吳越之交漸漬之久仿佛兼而有之若夫兼并好餘挾持喜聞信巫鬼溺淫祀尚見於閭閻墮落問豈非楚越之舊習乎

趙宋南渡關鎮後日以繁華相尚動云濮鎮富厚之區婚嫁喪祭競趨奢侈而君子尚禮庶民攸效自鮑仲孚江朝宗楊宗道楊士昂馮原泉陸吉菴岳石帆諸先生居鄉由禮濮鎮風氣敦於是矣迄今茂材輩出科甲蟬聯風俗之美惟鄉先生有以創之

本土風氣大率敦業畏刑崇文重恥人惟柔慈遇暴慢多容隱弗較士雖貧不親負荷不登酒壚有偶及訟廷者則羣嗤之故士重志節一有敗德雖市井知詆呵且安土不好遠遊無故未嘗適百里商游不經歲有過期不歸者人以為異

俗略冠禮祭亦脫略惟婚多鄙友喪沿濫習納采曰拜門求允納徵曰下定行盤請期曰准日納吉曰催粧親迎向雁而拜曰奠雁送女列俎而燕曰待嫁出

閭則有踏甌跨鞍之儀入門則有列炬穰然迎寶龍
接寶之目喪者初曰領細紐曰接煞非小康不能有
葬地又不欲為義葬則蒸毘拾骨以瘞良可悼也
舊俗相傳人家生子三日家衆會食餛飩凡戚里姻
婭朋友不必招呼而集有不值其期者強之使補吝
而不舉衆攢攻之或過於途擒定使之騎牛以朱墨
塗其面而戴以蓑笠用鼓吹導送於其家名打家長
後不用朱墨塗面而以紅綢披其身牛易以馬蓑笠
掛馬後仍用鼓吹迎之壯老得子者尤甚 國初猶
然今則湯餅之會如故而陋俗漸革亦野變為文之

一証也

每數載於三月三日迎佑聖會遠邇畢至稱為勝舉
後易以東嶽則於三月二十八日各坊競勝踵事增
華常年四五月二麥登場好事者醵人金錢即通衢
設高臺集優人演劇曰扮臺劇秋成以後亦然觀者
輟業不惜

他處即云作燈畫燈節而止吾里則先於燈節左右
沿街各植竹竿久之訂期張幔彌路雜綴五綵及珍
異人物事件點燈徹夜方收至飯後又即張挂至於
迎燈競勝各坊爭出新異飛禽走獸人物故事靡不

窮極工巧愈出愈奇向來直接佑聖會期猶於日間迎會夜間迎燈一國狂若至今此風未艾

七月七日金總管誕辰向亦迎賽里人稱七老太會十五中元前後數日翔雲觀遠近諸貨駢集技巧雜陳居人停業遊觀百貨為空

吾里機業十室而九終歲生計於五月新絲時為尤亟富者居積仰京省驢至陸續發賣而收買機產向傳設市翔雲今則俱集大街所謂永樂市也日中為市接領踵門至於輕重諸貨名目繁多總名曰綢而兩京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南福建等省各以時至至於琉球日本濮綢之名幾徧天下

機業之家男婦最勤鷄鳴而起冬則夜半篝燈紡絡之聲比戶相聞惟蠶時少輟然亦有終歲不停者此風他處所少勞則善心生庶幾近之

節序變遷如踏青競渡乞巧登高之類與他處相似一切不贅至於歲終送竈以後各行臘蜡之祭酬神之家所供雲馬有視平時較大者因稱之曰獻大土地別於平日之獻土地也陳設較豐祝者以俚歌唱之曰贊神歌旁人和其聲曰拽木頭殊可笑也

按張受先云凡志例大致矜重土風揚播嘉美意固

甚善但仁里不必比屋盛世非無敝民如吾里南通
海昌為大夥鹽徒出沒之所載在烏青分署紀事明
季鎮南多盜永昌寺爰茂環及楊耀宇等大肆焚掠
幸遇昇平奸宄屏迹而先事不可不防也賭博之
習市村皆然甚至通衢設桌徹夜呼盧如壓寶擲骰
之類名目不一愚人一陷其中破家喪身者有之更
有阻葬惡習糾集奸匪橫索酒食銀錢厥費倍蓰於
營葬以是貧不能辦者多至暴露遂從火葬最為風
俗人心之害下至四河脚班妄據疆域婚嫁則勒索
陋規名曰落界喪葬則扛槩索詐不饜不休向有厲
禁限定工食勒石闕帝廟中而憑恃凶橫恣不遵守
凡此皆採訪者所宜留意也